



马牙雪山 田蹊

与马牙雪山的冬日邂逅

□ 马磊

城市的冬日，总裹着几分滞涩。风卷着沙尘在街巷里穿掠，暖气房的干燥让喉咙发紧，连阳光都懒洋洋的，提不起精神。就在这样的时节，一个飘着细雪的清晨，我收拾好行囊，朝着天祝的方向出发了。这座藏在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小城，像是被时光格外偏爱的净土，秋末的斑斓早已被风雪收走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身圣洁的雪白盛装，连空气里都飘着雪的清甜。而它怀中的马牙雪山，正裹着厚厚的银装，静默地立在远方，仿佛在等一场早已约定好的邂逅。

从天祝县城继续驱车往马牙雪山，窗外的风景像是被按下了慢放键，一点点褪去人间烟火气。起初还能看见路边稀疏的杨树林，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零星残雪，偶尔有几匹牦牛披着蓬松的黑褐色绒毛，在雪地里慢悠悠地踱步，厚重的蹄子踩在雪上，留下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脚印，像是给这片寂静的雪原盖上了细碎的邮戳。同行的当地向导扎西加布笑着说：“马牙雪山的名字，是老辈人传下来的——你看那主峰，夏天没雪的时候，棱角又陡又利，像马嘴里的牙齿；可一到冬天，雪把那些尖棱都裹住了，倒像被天地磨过的玉簪，插在这高原边上，温柔多了。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，远处的雪山果然像极了一支覆着银霜的玉簪，静静嵌在天际线里。

车子终于在山脚下的停车场停下，我拉开车门的一瞬间，一股清冽的寒气就顺着衣领往怀里钻，带着雪特有的清甜，还混着松枝的凛冽气息，跟城里暖气房外那种干巴巴、裹着灰尘的冷风完全不同，吸进肺里都觉得通透。我赶紧把冲锋衣的拉链拉到顶，抬头往远处望，马牙雪山就那样横在眼前，没有春夏秋三季的峻峭凌厉，披上银装的它，更像是一幅正被天地慢慢展开的巨幅水墨画：远处的山脊线藏在薄云里，只露出淡淡的墨色轮廓，似有若无；近处的山坡上，成片的松树顶着厚厚的雪，像画家用浓墨点染的色块，偶尔有几枝松针撑不住雪的重量，轻轻抖一下，雪就簌簌往下掉，落在晨光里，闪着细碎的光。

踩着木栈道往山里走，积雪被踩得“咯吱咯吱”响，那声音在安静的林子里格外清晰，像是脚步与雪山的对话。栈道旁边的灌木丛都裹着一层厚厚的白霜，冻得硬邦邦的，

远远看去像一束束凝固的浪花，凑近了才能看清霜花的纹路，细腻得像手工织的蕾丝。雪地上时不时能看见小小的脚印，扎西加布说那是野兔或雪鸡踩的，“它们机灵得很，白天躲在雪底下的枯草堆里取暖，等太阳再暖点，才会出来找吃的。”

我走得不算快，雪地里每走一步都觉得脚下发沉，每一步都得稳稳踩实，生怕滑倒；大约走了一个小时，终于到了观景台。这里没有遮挡，视野格外敞亮，马牙雪山的主峰能看得清清楚楚，连雪层的纹理都隐约可见。这会儿天刚蒙蒙亮，东边的天空慢慢泛出淡淡的粉色，像被染上了一层胭脂，我把双手揣进口袋里，在观景台边静静等候。扎西加布路上就跟我说过，冬天马牙雪山的晨光，是一定不容错过的！

没等多久，第一缕阳光就从山脊后面探了出来，刚开始只是细细一道金光，像在天地间划了道缝，微弱却带着力量；接着光越来越亮，顺着山脊慢慢往下流，把雪一点点染成金色。先是主峰的尖顶，像突然戴上了一顶金帽子，亮得晃眼，却不刺眼；再是山坡上的雪，从淡金慢慢变成暖金，一层叠着一层，整座山像慢慢从沉睡中醒了过来，渐渐有了生气。那时候周围特别静，没有城里的车鸣声、喧嚣声，只听见风刮过山头的“呜呜”声，像雪山在慢慢诉说着什么。我站在观景台边上，看着金闪闪的雪与墨色的山混在一起，心里那些事，好像都被这光冲得一干二净，只剩说不出的震撼和平静。原来“神圣”“庄严”从来不是书里写的空词，是你真的站在雪山前，听着风、看着雪、晒着晨光时，从心底自然涌出来的敬畏，比任何文字都来得真切。

等太阳完全升起来，我们沿着另一条小径向山的深处走去。这条路上的雪更厚，踩下去能没过脚踝，得盯着脚下的路慢慢走；路边偶尔能看见被雪盖着的石头上刻着模糊的经文，在白雪的映衬下，多了几分肃穆。走到一条小溪边时，我忍不住停下了脚步，溪水居然没全冻住，冰层底下能看见水流缓缓涌动，偶尔有小冰块顺着水流撞在一起，“叮咚”响一声，清脆得像风铃，又像雪山的心跳，轻轻敲在心上。溪边的岩石上结着厚厚的冰挂，长的短的、粗的细的都有，像大自然亲手打造的水晶帘，阳光照上去，能折射出红、橙、黄、绿好几种颜色，晃得人眼睛都亮了。我忍不住想伸手碰一下，手指刚碰到冰挂，就被冻得赶紧缩回来，心里又怕碰碎了这份脆弱的美丽，只好远远看着，把这份欢喜

记在心里。

临近中午，山间的寒风终于敛了些锋芒，阳光透过松枝的间隙，在雪地上织出细碎的金网，走在里面像踩进了撒满碎金的梦境。扎西加布带着我，走进了林间那座原木搭建的小木屋，门口的木栅栏上系着条褪色的红绸带，看着格外亲切。刚在火炉旁的矮凳上坐下，木屋里的暖意就裹了过来，炉子里的松木烧得“噼啪”响，火苗映得墙面暖融融的。没一会儿，扎西加布就转身从铜壶里倒了杯热茶，温热的杯子递到手里时，暖意顺着指尖慢慢漫到心口，连冻得发僵的手指都渐渐有了知觉。他笑着开口，语气里满是对夏天的怀念：“你要是夏天来，马牙雪山可就不是这副模样喽。”

他说，每年五月起，山脚下的草甸就会从枯黄里钻出新绿，嫩得能掐出水来；到了六月，格桑花就开满了，红的、紫的、白的，星星点点撒在草甸上，走在花丛里，连鞋尖都会沾

他的声音轻了些，却依旧暖得像手里的热茶，“现在她在城里上学，只有寒暑假才回来。冬天雪大，路不好走，她总在电话里念叨，说想回来看看雪，还想给雪人也戴上插满格桑花的毡帽。”我啜了口茶水，一种甘甜顺着喉咙滑下去，连带着心里都暖融融的，好像也看见了那个追着蝴蝶跑的小女孩，和戴着格桑花毡帽的扎西加布。

不知不觉间，铜壶里的酥油茶已经续了两回，午后的阳光渐渐变得柔和，不再像中午那样炽烈。我们收拾好东西，走出木屋准备下山。此时的马牙雪山，又换了一副模样，阳光温柔地洒在雪地上，把雪山染成淡淡的粉色，像少女脸上的红晕，连风都变得轻柔起来，不再像清晨那样凛冽，吹在脸上，带着雪的清凉，却不刺骨，反而让人觉得舒服。走在下山的路上，我忍不住频频回头，看着马牙雪山在午后的光影里慢慢远去，心里竟生出几分不舍，好像要和一位温柔的



帐篷营地（资料图）

着花香，蝴蝶绕着衣角飞，热闹得很。“那时候，牧民们会赶着牛羊来扎营，帐篷一顶顶支在花海里，像撒在绿毯子上的白蘑菇；到了晚上，酥油灯从帐篷缝里透出光，和天上的星星凑在一起，你都不分清哪是灯光哪是星光了。”他边说边用手比画，眼睛里闪着光，仿佛眼前不是皑皑白雪，而是漫山遍野的花海。

我捧着茶杯静静听着，他忽然从怀里掏出个布包，打开里面是张照片。照片里的小女孩扎着两条羊角辫，穿着碎花裙，可爱得很。“这是我女儿，那年她才六岁，总爱跟着我往山上跑。”扎西加布的指尖轻轻蹭过照片里的笑脸，眼里漾着化不开的温柔，“她最喜欢追着蝴蝶跑，跑累了就蹲在花丛里采格桑花，然后踮着脚往我毡帽上插。”说到这儿，

老朋友告别。

回程的车上，我望着窗外渐渐倒退的雪景，远处的雪山、近处的松树、雪地里的脚印，一点点从视野里消失，忽然明白，为什么有人会一次次在冬天奔赴马牙雪山。这里没有城市的繁华，没有网红景点的喧嚣，却有着最纯粹的自然与最沉静的时光：你可以在清晨等一缕阳光染金雪山，在溪边看一串冰挂折射彩虹，在木屋里听一段关于夏天的故事，在雪地里踩出属于自己的脚印。

当车子再次驶入县城，看到路边渐渐多起来的房屋、行人，闻到空气里飘来的饭菜香，我才惊觉，这场与马牙雪山的冬日私语，竟像是一场不愿醒来的梦。而那份被雪山涤荡过的平静与震撼，会像一粒种子，在心底生根发芽。



祁连山民乐段 王晓泾

相关链接

甘肃大地上的壮美雪域

甘肃地处青藏高原、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地

带，境内的雪山多扎根于祁连山脉及周边，除了马牙雪山，这

些群峰同样以各自的姿态诠释着雪域的壮美：

祁连山脉主峰——团结峰（岗则吾结），静立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，5826米的海拔让它始终戴着冰雪的冠冕。山体如擎天之柱般巍峨挺拔，冰川在山腹间铺展，宛如大地的银色铠甲；四周簇拥着数十座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峰，峰尖刺破云层，与澄澈蓝天相映，磅礴气势直通眼底，不愧是祁连山系冰川发育的核心，每一道冰凌都刻着雪域高原的雄浑。

透明梦柯冰川（老虎沟12号冰川）周边雪山——肃北老虎沟内是一片晶莹世界。这些海拔超5000米的雪峰（如疏勒南山部分群峰），因冰川的依偎更显冷峻。冰雪覆盖的山体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，蓝冰的纹路在山壁间蜿蜒，仿佛将天空的颜色凝固成了永恒的梦想，每一块冰晶都透着清冽的圣洁。

党河南山雪山群——横亘在肃北县南部，属祁连山西段的雄浑代表。主峰以5665米的海拔统领群峰，无数常年积雪的山峰如队列般延展。这里的雪线与草原、戈壁无缝衔接，山脊线上的积雪勾勒出刚劲的轮廓，阳光洒在雪坡上，一半是苍茫戈壁的沉郁，一半是雪域之巅的圣洁，刚柔相济，自成画卷。

冷龙岭雪山群——冷龙岭雪山群（乌鞘岭以西段）是祁连山东段的灵秀篇章。武威、张掖境内的群峰以4843米的主峰为心，密集如星。冬季，雪厚得能淹没山坳，银装素裹如童话世界；夏季，高海拔处的残雪与山下的森林、草原相映，山间云雾常来常往，雪峰时隐入仙境，时而露出峥嵘，层次丰富得像流动的画卷。

巴尔斯雪山——在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群山中独显秘境之姿。六座雪山东西并立，主峰5118米的身姿被裕固族人奉为“神山”。这里的山形带着独特的高山棱角，原生的冰雪与裸露的岩石交错，少了人工雕琢的痕迹，多了几分“东方阿尔卑斯”的味道，每一道山脊都藏着西部秘境的传说。

这些雪山，不仅是大地隆起的脊梁，更是气候的调节器、水源的守护者，它们以各自的壮美，书写着甘肃大地的生态诗篇。



巴尔斯雪山（资料图）

延伸阅读

祁连雪山为何终年不化

海拔：超越“雪线”的永恒冰封

“雪线”是指高山上常年积雪的下限，其高度受气温、降水等影响。甘肃的主要雪山多位于祁连山脉，主峰团结峰海拔达5826米，巴尔斯雪山主峰5118米，冷龙岭主峰4843米，均远超当地的雪线高度（祁连山区雪线约为4500-5000米）。海拔每升高1000米，气温约下降6℃。在5000米以上的高峰，全年平均气温低于-10℃，夏季最

高温也难以突破0℃，降雪难以融化，逐年积累形成永久积雪。

气候：干旱与低温的“双重守护”

甘肃祁连山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，兼具高原寒冷与干旱的特点。低温持续：冬季气温可降至-30℃以下，夏季虽有短暂升温，但高海拔区域仍被低温笼罩，积雪消融速度极慢。降水以雪为主：山区降水多集中在夏季，但因海拔高，降水形式多为降雪；冬季受西风带

影响，降雪频繁，补充了积雪量。干燥少雨：河西走廊气候干旱，空气湿度低，日照虽强，但干燥的空气难以形成足以融化大量积雪的高温，反而因强风加速热量散发，助力冰雪保存。

地形：山脉“屏障”与冰川的自我保护

祁连山脉呈西北-东南走向，像一道巨大的屏障横亘在甘肃西部，不仅阻挡了湿润气流深入，更塑造了独特的冰雪留存环

境。多数雪山山体陡峭，背阴坡接受阳光少，温度更低，积雪不易融化；向阳坡虽有日照，但高海拔的强风会带走热量，抑制消融。除此之外，也离不开冰川的“自我循环”，如透明梦柯冰川等大型冰川，厚度可达百米，冰层内部温度常年稳定在0℃以下，即使表层有少量融化，深层冰雪也能长久保存，且冰川流动会将低处的冰雪“搬运”至高处，形成动态平衡。